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二
14
6

詩傳大全卷之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音遏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三恪。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薊。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爲三恪大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反巫覡胡狄反歌舞之事盧陵羅氏曰男曰覡女曰巫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他郎他浪二反兮宛丘之上辰羊辰亮二反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武方武放二反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濮氏曰宛丘因以爲其地之名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慶源輔氏曰遊蕩以爲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置反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三山李氏曰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華陽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道叶殖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云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卦云樽酒簋貳用缶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器然則缶可節樂若今擊甌又可盛水盛酒即今瓦盆也翿

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況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郤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黃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於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苑。音毗芣音浮也。又名荆葵。紫色。孔氏曰。一曰蚍。蚍。水草。多華少葉。又翹起似蕪菁。○濮氏曰。苑芣。紫荆。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榦。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蟣窠。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蟣。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苑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犬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盧陵羅氏曰。門阿。考工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宇。說文云屋邊。即屋四垂爲之。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爲門。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賦也。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獎里反

賦也。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爲魚之主。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濮氏曰。集傳以爲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興味深長也○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疾賜反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孔氏曰。漸漬使之柔忍晤。猶解下介反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楊間。一歲三收。剥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反宜爲索也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茅也。黄華者。俗名黄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揚。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揚。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普計反昏以爲期。明星晳晳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爲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爲東門之池。東門之揚。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於導民。可不謹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慶源輔氏曰。人之爲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爲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爲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興也。鴟鴞惡聲之鳥也陸氏曰。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鵩賦是也。今謂之鵂鶹。亦名怪鴟○濮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鴞數鳴。楚詞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莊子見雅音釐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

藿也。侜。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居望反也濮氏曰。侜謂誑誕。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爲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甋音零甋音滴也爾雅注曰。甓甎也音鹿專鷊。小草。雜色如綬。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已小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美人也三山李氏曰。孟子云。子都之佼。揚雄方言自關之東。河濟之間。謂好爲佼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錢氏曰。默憂也

○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臨川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臨川王氏曰。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豐城朱氏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爲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夏南。徵舒字也鄭氏曰。徵舒。字子南○孔氏曰。以字配氏○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蒲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

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溴冶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孔氏曰。宣公十年書陳徵舒。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墻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他弟反涕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說文曰。蒲似莞而偏有脊。滑柔而温荷。芙蕖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晉郭璞曰。荷。別名芙蓉。蔤。莖下白弱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音加。蕸音遐。蔤亡筆反。弱音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菡。古顏反。叶居賢反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

興也。菡萏。蘭也。卷。鬚髮之美也三山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鬚。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叶大感反萏。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吕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七故反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眉山蘇氏曰。變風終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慶源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太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安成劉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

南。廬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檜人。即檜之祖○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頻之間。爲檜子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反。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華谷嚴氏曰。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南軒張氏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强於政治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遥翺翔爲可憂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翺翔。猶逍遥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蓋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如

此則不能自强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爲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絶豈不哀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音皮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三山李氏曰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徒感反則除之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三山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慱慱而憂也○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内則亦何以爲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三山李氏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冕服謂之韍分勿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

甚於同歸矣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爲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爲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强民而爲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廬陵李氏曰。以布爲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爲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云。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爲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爲君三年。以義制者也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三山李氏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爲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爲此以强人哉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于元反）而弦。衎衎（苦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慶源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

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宰予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爲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爲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隰有萇丈羊反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音遥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曰。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業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爲樹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反

古牙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哉。爲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旦悅反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

○匪風飄（符遥反叶匹妙反）兮匪車嘌（符遥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旋風也）謂之飄嘌漂淫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說文曰大釜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孔氏曰孫炎云關東謂甑爲鬵亨魚用釜不用甑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耳）西歸歸于周也（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慶源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爲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爲之嘆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音歌亦作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州今改爲曹縣。隸山東兖州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音乞蟻。音羞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埤雅曰。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孔氏曰。陸璣云。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爲比。若以蜉蝣之羽興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藝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

喪家之人。可哀也哉○疊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蒲昧二反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殳音殊也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何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又曰。戈。鈎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鈎。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殳。俱是短兵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華谷嚴氏曰。芾韍古字通用。玉藻云。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頭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制同。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尊祭服也。祭服冕以祭一命。緼音溫芾黝音酉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氏曰。緼。赤黃之間色。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曹賢大夫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蕭蔚朝隮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質言也○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鵜。洿。音烏。又音互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形如鶖而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鵜鶘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本草曰。如蒼鵝。身是水沫。

惟胷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爲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因名逃河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蕾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比也。蕾。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蕾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

興也。鳲鳩。秸音戛鞠音匊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盧陵羅氏曰。爾雅作鵲鶻。又名獲穀。陸璣又名擊穀。又名桑鳩。或謂之肩題。齊人名擊正○本草曰。北人云撥穀似鵶長尾

飼音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華谷嚴氏曰。鄭子所謂鳲鳩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

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慶源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爲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內可以占其外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王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它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鳲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

往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爲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脩。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洌。寒也。華谷嚴氏曰。列旁點者。從氷。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陸氏曰。禾黍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陸氏曰。似蘋。蕭。青色。科生。○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爲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

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孔氏曰。左傳云。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三山李氏曰。郇國。今河中倚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慶源輔氏曰。列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薾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剥之爲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於上。只不食。便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剥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興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朱子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於下。是君子得興之象○陳氏曰。亂極而

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華谷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慶源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嘅嘆想慕之而已程子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詩傳大全卷之七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傳大全卷之八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逊入聲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孔氏曰韋昭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鄭氏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旦以冢

宰攝政安成劉氏曰。成王諒陰。周公因攝其政。此謂不能涖阼而周公攝政。則通免喪以後而言也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元城劉氏曰。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係。故因附之豳也○新安胡氏曰。詩乃周家之詩。豳。特夏之列國耳。蓋七月惟言豳民之風俗。故得處變風之末○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爲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於昆虫草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邠州。即今邠州。京兆府。即今西安府。並隸陝西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音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獎里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安成劉氏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晉天文志曰。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末位。然此詩上述邠

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 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 張子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 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 臨川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 褐。毛布也 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 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 廬陵羅氏曰。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耜。古以木爲之。易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亦以金爲之。周禮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耜他丁反。句音鉤 ○濮氏曰。耜。以起土者言之 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廬陵羅氏曰。謂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 ○西山真氏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 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 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 ○張子曰。慮事有豫。常於半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爲言 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 廬陵歐陽氏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 ○慶源輔氏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見其慮事之豫。三之日

于耜。四之日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安成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齊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懈於力。邠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畯所以喜也

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藍田呂氏曰。七月流火。則憂卒歲之無衣。三之日于耜。以備秋成而有食○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成衣者。則不始於冬。而始於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不始於秋。而始於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墐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豐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音淡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

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稱桑臨川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鄭氏曰蠶始生宜稱桑也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毛氏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體其民之意至纖至悉至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體之至此則其餘固無不盡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痾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爲一體通古今爲一息者周公之謂矣○張子曰此言重昏嫁本人情○安成劉氏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邪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爲公子裳爲公子裳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爲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它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臨川王氏曰蠶長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安成劉氏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

駝妥二音銎音穹斨方銎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銎斧孔也。○孔氏曰。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孔氏曰。長條揚起。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眉山蘇氏曰。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鵙伯勞也孔氏曰。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鵙鵙。月則鳴之極○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以聲得名○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仲夏始鳴。七月鳴。服虔陸佃以爲題鴂即鵙也績芳歇矣。鴂鵙音相近。

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廬陵羅氏曰。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孔氏曰。月令云。季春具曲植筐筥。注。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臨川王氏曰。蠶生於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爲候。麻成於陰氣之慝時。故以鵙爲候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程子曰。爲公子裳。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安成劉氏曰。至誠慘怛之情。一施一報。即所謂交相忠愛者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安成劉氏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

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爲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年反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葽。草名。廬陵羅氏曰。曹氏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云。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云。遠志。又有棘菀。繞葽。細草三名。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巳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蜩。蟬之摠名蟬也。臨川王氏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然四月正陽。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也。四月陰生者。氣之先至也。葽感陰氣而先秀。蜩感陰氣而先鳴○張子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貍也。同。竭。作以狩也。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也纘。習而繼之也。孔氏曰。繼纘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三山李氏曰。采桑采蘩。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又於鳴鵙之候。麻事興焉。至於染玄黃之色。爲公子裳。取狐貍之皮。爲公子裘。凡所以輔蠶事者。無不致力也○西山真氏曰。上言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織之勞。以爲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獸之小者。

私之以爲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安成劉氏曰。前兩章終無衣之意。固有至誠慘怛忠愛其上之情。而此章終無褐之意。一則曰爲公子裘。二則曰獻豜于公。亦如上章之意焉。是則下之憂夫無衣無褐而欲爲之備者。皆汲汲邠公家人之身。而不敢以已之溫暖爲先。非邠公有以施之。安能使之若是哉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同上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新安胡氏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陸氏曰。斯螽股似玳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蚱蜢。莎雞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華陽范氏曰。五月而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鄭氏曰。自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穹。空音孔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戶。冬則塗之。三山李氏曰。月令云。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爲塞向墐戶之候。○孔氏曰。篳序以荊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安成劉氏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

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邠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爲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爲粮之法。其後亦爲成周之徹法也○言覩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三山李氏曰。自純陽而一陰生。積而至於大冬。其來固有漸也。故記此三物。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于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龜山楊氏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毨毛希革之類爲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爲蠶績之候。以秀葽隕蘀其穫爲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爲處室之候。皆此意也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嗟我婦子。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也○安成劉氏曰。老者之愛其家人如此。亦所謂上以是施之者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室塞墐戶。亦以終首章前段意也。已上三章。皆言所以爲公上禦寒之計。此章然後自言禦寒。可見其君臣之義。尊卑之序矣○豐城朱氏曰。由動股而至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於墐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幽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音纓又音鶯薁也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

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與棣相類。蕖。蕖李。二者相類。同時熟。○本草注曰。葡萄即蘡薁。生隴西五原山谷

葵菜名。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葵心隨日光所轉。輙低覆其根。○爾雅曰。莖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

菽豆也濮氏曰。菽豆葉謂之藿

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本草注曰。粳糯通名爲稻。糯溫。故以爲酒

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臨川王氏曰。養氣體以助之也。○孔氏曰。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

壺瓠也長樂劉氏曰。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

食瓜斷絕之義。當音短

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孔氏曰。拾取麻子以供食也

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爲薪。故曰惡木○本草注曰。樗木類椿。江東呼爲鬼目。葉脫處有痕如眼目。故得名。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也

○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三山李氏曰。于耜舉趾。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穫稻納禾。則田事之畢。至於食鬱及薁。亨葵及菽。開冰祭韭。朋酒羔羊。凡所以助飲食者無不至也

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程子曰。食鬱以下。皆爲老者之具。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永嘉陳氏曰。取獵以爲私。取豜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以美者養老。惡者自食。是亦可見其愛敬於上之無已。猶四章終無禍之意也。抑又可見其豐於供老奉賓。而儉於自養也○豐城朱氏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菽之烹。棗之剝。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荼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病奉賓祭之意多。瓜瓠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與

○九月築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廬陵彭氏曰。築場於圃地。地無遺利也禾者。穀連藁秸音戛之總名說文曰。秸。禾藁去皮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菽粱之屬。皆禾也廬陵羅氏曰稻。稌也。音杜。秫。音述。糯也。菽。音孤。雕菽也。亦作雕胡。即扳桑所謂安胡飯○本草注曰。稻米有秔有糯。秫米是粟。秫似黍米而粒小。不堪爲飯。最粘宜作酒。菽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薹。謂之菰米。薹中有黑者謂之茭蘲。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粱米。皆是粟類○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東陽許氏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同聚也臨川王氏曰。言所納之備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臨川王氏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宅也。中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皆授之以時○安成劉氏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後。而入治邑居。即蟋蟀入牀下而塞向墐戶之時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三山李氏曰。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

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慶源輔氏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後總言之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上入執宮功觀上之一字恐當從范氏董氏說以爲公室官府之役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周人之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固不待使之而然也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上治天下之未能使斯民至於如此則皆苟道也○臨川王氏曰宵可以息矣而索綯冬可以息矣而乘屋○程子曰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閑隙之際如修完屋廬墻垣之類皆爲來歲計皆是一歲既終則復慮其始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華陽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臨川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猶三章終無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蠶之用也○豐城朱氏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爲厚也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巳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叶古黃反萬壽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注冱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孔氏曰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又曰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

則即以其月納之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鄭氏曰上言備寒此言備暑凌陰冰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孔氏曰祭韭者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曰獻羔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賜之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長入聲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孔氏曰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普用之○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

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短折爲夭夭死爲札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盧陵羅氏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尊許氏云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孔氏曰鄉飲酒有四一則黨正十二月因大蜡而飲酒也○盧陵李氏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於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間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彊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

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華谷嚴氏曰補傳云君民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基於此歟國人以朋酒羔羊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慶源輔氏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食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皡皡如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冰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終言衣褐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厚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豐城朱氏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閑也殺羊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晝擊土鼓龡音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曰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

七月之義也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欲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預備乎田桑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爲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爲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葽純陽之月爲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爲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薁爲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逐以九月築場圃爲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爲始。而終於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爲墾至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聲無毀我室。又叶上聲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叶眉貧反斯

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音休留惡鳥攫俱縛反。爪持也

鳥子而食者也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鷙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爲梟爲鴟。蓋梟之類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潘子善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是也。是有可疑者也。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周公爲之柰何哉。董叔重因問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廬陵彭氏曰。鴟鴞以比武庚。子以比群叔。室以比王室。○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爲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蓋爲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釋文曰。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綢

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南軒張氏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葺牖戶是猶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理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慶源輔氏曰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爲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爲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爲已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於孺子耳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音丸苕音迢可藉巢者也孔氏曰鷸爲萑苕謂鷸之秀穗也鷸頑去聲蓄積租聚也卒盡瘏病也慶源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瘏亦言之法也室家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華谷嚴氏曰手拮据而捋荼蓄租而口卒瘏交錯言之也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祈消反風雨所漂匹遥反搖予維音曉曉呼堯反

比也。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爲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固是周公赤心血誠。然流言自以周公爲已謀。而周公自以王室爲已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情○程子曰。此公之詩。所以詞哀而意切也○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爲誇。謂王室爲予室而不爲嫌。良以嘵嘵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三年。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爲避。鄭氏詩傳曰。周公辟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辟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誚。讓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

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簒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註。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叶謨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三山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慆慆。言久也。永嘉陳氏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遲據反銜之。有繾。音壞。又音畫。徽也結項

中以止語也鄭氏曰軍法止語爲相疑惑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鄭氏曰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公歸攝政三監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華陽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矣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東萊呂氏曰此亦歸士之情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及其在

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後五反町他頂畯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賦也果臝栝音括樓也本草曰栝樓實名黃瓜生苗引藤蔓實在花下大如拳九月熟○孔氏曰一名天瓜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長樂劉氏曰伊威壁落間

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孔氏曰。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木中生。似白魚

蠨蛸。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蟲。故名長踦音欺○孔氏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蟢子

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曰。蠨蛸。名長踦。小如蜘蛛而足

町畽。舍傍隙地也程子曰。廬傍畦壠。○爾雅曰。町畦。林疃之中也

鹿以爲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濮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爲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而室廬荒。果羸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華谷嚴氏曰。別家於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迴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陸氏曰。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本草注曰。頭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亦有二種。白鸛烏鸛。以避濕**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埤雅曰。鸛知天將雨。俯鳴則陰。仰鳴則晴○詩攷曰。

垤。蟻塚也孔氏曰。蟻輦土爲塚

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孔氏曰。將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濕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蒲補反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安成劉氏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爲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爲鮮明。集傳隨人解義類如此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駜有黃處。有白處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駜留處。有白處。駜。赤色也縭婦人之褘音暉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欽去聲結帨也。爾雅孫炎注。褘帨巾也。郭璞注。衿。衣小帶也。○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程子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

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憺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三山李氏曰。此詩所以勞歸士也。而得述其懷思之情。蓋載其情於詩。是其情周公知之矣。知其情所以勞之也。○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又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爲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爲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爲之。○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爲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卯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豐城朱氏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爲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釁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衮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反邦之訓誨。懇

懇乎雖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駝妥反音銎音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荅東山之詩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他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斨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必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又曰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

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然孳孳爲善。是舜之徒。亦有多少淺深。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又曰。此詩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對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碍了。曰。只泥那一句。便未見得他意味○勉齋黃氏曰。詩人洞見聖人之情。以爲破斧缺斨者。蓋欲誅管蔡而正四國也。集傳曰。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今人須是存得箇正大之心。不然則是邪小底人。焉得謂之大丈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釋文曰。今之獨頭斧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

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廣平游氏曰象之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封之誅之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慶源輔氏曰舜與周公皆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處○北溪陳氏曰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則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豐城朱氏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周禮考工記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踐淺反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濮氏曰籩豆禮器形制相類竹曰籩以薦果核木曰豆以薦菹醢其實容四升故量云容四升曰豆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朱子曰言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耳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

矣。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無設籩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魚網也。孫炎云。謂魚之所入有九囊。郭璞云。緵。今之百囊網也鱒似鯶渾上聲而鱗細眼赤。埤雅曰。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爾雅翼曰。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魴巳見上。安成劉氏曰。見汝墳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疊佑胃三音也。皆繢音繪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九峯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巳相戾。取其辨也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衮然。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遵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

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豐城朱氏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衮衣之人。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正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安成劉氏曰。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蓋用赤色皮爲弁。與衣。而素裳白舄。今東人所見者。乃公之冕服。則此詩其作於周公避居之日。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興也。跋。躡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鍼入聲。也。說文曰。跲。躓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躡。跲。卻頓曰疐。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鄭氏曰。舄

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禪音丹○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屨

几几。安重貌鄭氏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朱子曰。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爲非四國所爲。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田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自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孔氏曰。瑕者玉病。疵亦玉病○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周於德。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

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華陽范氏曰邠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籥章歛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鄭氏曰邠詩邠風七月也又曰祈年于田祖則歛豳雅以樂田畯鄭氏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畊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祭蜡音乍則歛豳頌以息老物鄭氏曰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安成劉氏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又於籥章注云邠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邠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音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雙峯饒氏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邠風亦曰邠雅亦曰邠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篇

讀者擇焉可也

詩傳大全卷八